



天津革命烈士故事

红旗飘扬在空中

HONGQI PIAOYANG ZAI KONGZHONG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天津革命烈士故事

紅旗飄揚在空中

HONGQI PIAOYANG ZAI KONGZHONG

——楊連第烈士故事

輕影 王守勤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“天津革命烈士故事”的一本，內容記敘了我国著名登高英雄楊連第烈士的几个革命斗争故事。从这里，可以看到烈士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上，那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、不惧任何艰险困难的崇高品质和斗争精神。

“天津革命烈士故事”将陸續編輯出版。凡在第一、二次國內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我市著名革命烈士（包括生于我市、工作于我市、牺牲于我市的烈士）均拟編入。

天津革命烈士故事 紅旗飄揚在空中 ——楊連第烈士故事

輕 影 王守勤 著
王永揚 插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(天津錦州道六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号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册 1 1/16 字數 17,000

一九六一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一年六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10,001—15,000

統一書号 T11072·19

定價 (5)0.12 元

新的起点

大炮在四面八方隆隆地响着。

天津市街上一片混乱。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浩浩荡荡地从关外开进关来，天津外围国民党匪帮的据点一个一个地被肃清了。城市在包围中。

人们都感到解放的欢乐将要随着1949年的春天一起到来。在天津市街上，一家鞋店里，有一个名叫杨连第的做鞋工人，特别觉得兴奋，每一声炮响都使他增加一分欢乐：

“眼看就要翻天覆地，天下大变了！”

杨连第是天津市北仓镇人，1919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。他和其他贫苦孩子一样，从小受尽折磨和痛苦。15岁时到天津市一家鞋店当学徒。1937年日本鬼子侵占天津后，他跑到天津附近的杨村车站当小工。有一次，他爬到电线杆子上去挂电线，脚一滑，从上面摔了下来，鬼子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将他毒打了一顿。杨连第紧咬着牙，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埋在心里。

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紧接着八路军的游击队打进了杨村，受苦的工人们得到了自由。杨连第见八路军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人人都好，就和战士们交了朋友。他很想参加这个队伍，摆脱苦难的日月。

不料，時間不多久，游擊隊從楊村撤走了。楊連第又留戀又難過，但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他只得又回到天津當做鞋工人。

人們滿以為日本投降了，該過好日子了！哪知國民黨匪軍打人、搶劫，還加上苛捐雜稅，簡直就是“二日本”！楊連第日夜替老板做皮鞋，累得腰酸背疼，兩眼紅腫，到頭來鞋店老板還扣壓工資不發。工人們不願意，他就把他兒子——國民黨的一個什麼軍官找來壓服工人。有一天，楊連第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去找老板講理，問他為什麼不發工資。鞋店老板一听，瞪着眼嚷道：“就是不給你們工資，怎麼着？”

這時，老板的兒子正好也在店里。他沒等楊連第答話，便象一條惡狗蹿了上來：“臭工人，你還想造反？”說着兩個耳光打的楊連第鼻嘴流血。楊連第剛要反抗，他馬上又掏出手槍威嚇道：“動一動，老子斃了你。”

.....

楊連第想着這屈辱痛苦的生活，听着愈來愈加猛烈的解放炮聲，真渴望解放軍能一步跨進天津。1月15日黎明，他的願望實現了，天津城上飄揚起解放的紅旗，他興奮地跑到街頭，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。

過了不多天，楊連第就告別了父母、妻子、弟弟和兒女，叫上他的朋友——一起干過活的架子工趙世全、高鳳鳴等，還有他的堂叔——老架子工楊萬生，一起參加了人民解放軍鐵道兵部隊。

1949年3月13日的下午，駐在灤县的部队欢迎新参军的技术工人。楊連第、楊万生、赵世全被分配到了三連。战士們跑出村外很远迎接他們，把他們围起来，握手，亲亲热热地問好，搶着給他們背行李。楊連第心里热乎乎地，感到异常的温暖。

部队接受任务，三連担任了修复石門車站到北戴河鉄路綫上各桥梁的工作。楊連第随队到了七十六号桥。开始是修桥墩，白天灌混凝土，晚上还要澆一次水。澆水本是战士們的事。楊連第看同志們劳累了一天，过意不去，他就每天晚上跑六、七里地到桥墩去澆一次水。这样他才感到松快一些。

澆完混凝土就是移梁。七十六号桥是双綫，下行綫有一孔鋼梁被敌人炸毀了，上級决定把上行綫的鋼梁移到下行綫来，保証一条綫路先通車。当时沒有起重工具，移梁是一个大困难。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新来的技术工人，請他們想办法。楊連第被責任感激动着。他不断地观察，不断地思索，把办法提出来了。战士們按着他的办法，在鋼梁底下搭起枕木垛，用短鋼軌撬起鋼梁，再往上垫枕木，这样一点点起高，把鋼梁頂起来放在鋼軌上，然后，抬上平板車推到下行綫来。就这样，移梁、架梁的工作順利地完成了！

“楊連第同志真有办法，称得上是我們的‘师傅’！”大家都这样說。指导員也鼓励他：“你想想办法很好，給大家解决了大問題。”楊連第心里十分痛快，想着在旧社会自己做过多少事，出过多少力，但换来的却是飢餓、打

罵和嘲笑。他有生第一次得到了这样真誠的鼓勵和安慰！

紧接着是搶修七十一号桥。这桥的二号桥墩被敌人炸毀了半截，必須把墩頂鑿平，才能重新打混凝土架梁。墩頂只有很小一塊地方，几个人挤在上面用鎬頭刨，施展不开，洋灰只一小塊一小塊的往下落。进度太慢了。

楊連第看出了窍门，抄起一根撬棍，爬上墩頂，把撬棍插进裂縫，用力一撬，洋灰呼啦啦地掉下了一大塊！这一来，用的人少，速度却快多了。同志們越干越起劲。

大伙正干得起劲的时候，楊連第因用力过猛，突然失脚从七米高的墩頂上摔了下来。头跌破了，暈了过去。同志們都吓慌了，班长刁树貴急忙組織大家把他抬回家去。

当他睜开眼的时候，指導員正坐在炕边，手撫在他的額上試着温度。

“摔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指導員，年輕人磕着碰着点沒有关系，你放心吧！”

說着他就要掙扎着坐起来，指導員赶紧把他按下，不讓他动。医生給他換了药，打了針，炊事員送来点心、面湯，指導員亲自接过来，端到楊連第的嘴边。

楊連第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，他說不出一句話，只接过碗来大口地喝下去。指導員知道他的心情，臨走安慰他說：“革命部队就是咱們的家，互相照顧是應該的，你不要心里过意不去。好好休息吧！”

指導員刚走，連长又派了和他同班的战士赵才来專門

照顧他，要他至少休息三天。楊連第叨念着工作，又想掙扎着起床，趙才忙把他按倒，給他蓋好被子，安慰他說：

“楊連第同志，你不要急，養好了再上現場。”趙才左右不離開他。他要上廁所，趙才趕忙過來搀扶着；他要喝水，趙才把碗給他端到跟前……楊連第後來象哀告似地對趙才說：“好同志，你看我就是頭上破了一層皮，不要緊！你不要管我了。”趙才說：“不能這樣說，人是肉長的，破一層皮也是疼的！”

楊連第長久地沉默在激動里。第二天他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堅決走到了現場。

“大軍打到哪里，鐵路修到那里！”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飛快發展着，鐵道部隊提出了動員口號。1949年6月，楊連第所在的部隊接到了南下修通隴海路的命令。

攀上八號橋

在橫貫東西的隴海路（洛陽到潼關段）上，叢山之中有一座全國聞名的高橋——八號橋。橋高四十五米，橫跨在兩山中間。這座橋還是在1922年由法國、比利時的工程師們共同設計的，前後費了四年時間才修建起來。1944年日本鬼子侵入中原，國民黨軍隊把它徹底破壞了。日本投降後，國民黨在美國“工程使節團”的“幫助”下，費了兩年多的時間，也沒修好。以後蔣匪發動大規模的內戰，

又把它破坏了。现在，为了解放大西北，必须修通隴海路；要修通隴海路，不先把这座高桥修好，那真是“插翅也难飞过”。因此，“架起八号桥，修通隴海路，解放大西北”的号召，立刻响亮的提出来了，楊連第所在的团便接受了三个月内修复八号桥的光荣任务。

团长、政委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，随即带着全团最好、最出色的架子工高鳳鳴、赵世全、楊連第、楊万生到八号桥观察地形。各连队也都轮流着到桥下来察看。

这里山势飞陡，地形险要，到处都殘存着敌人破坏的痕迹。在桥下的澗河兩岸上，鉄片、坏鋼軌、碎石、炸坏的洋灰塊散了滿地。在兩山之間，只剩下五座遍体鱗伤的洋灰桥墩，象千年古塔似的孤零零地矗立在半空。人站在桥下抬头一看，只觉得墩頂在云層中乱晃，叫人头晕眼花。高的真是惊人！

这五个桥墩已被炸毀得高低不平，必须登上墩頂去把高的鑿平，低的补足，才能往上架梁。眼前第一个大问题是：怎样才能登上这些一望就要头晕的墩頂去工作呢？

工程部門最初研究搭鋼索吊桥。办法是在桥梁兩端，用木架打樁，在木樁后边十米的地方，用卷揚机經過木樁，架起兩条鋼索，綁上滑車，用“吊斗”运送人和材料到各个桥墩上去工作。但是这样粗的鋼索一时买不到，細了又不行；兩岸又都是石板地基，不能打樁。于是工程部門提出第二个办法，打算围着桥墩搭圈架，一層一層往上綁。这样就需要脚手杆兩万根，鉄絲五千公斤，可是碰

巧洛河便桥被洪水冲垮，交通中断，材料运不来；同时技术人员计算出，即使有材料，绑起来木架太高，也支撑不了。

严重的困难摆在面前了。

通车期限很紧迫，日子万万拖不得。连队里普遍召开“诸葛亮会议”，大家都在出主意，想办法。架子工们集合在一起研究。杨连第整天围着桥墩打转。

杨连第看到，桥墩四面都是平光光的，只有在向阳的一面，上下每隔三米就有一块铁夹板突出来。这是以前修建桥墩时留下的。他想来想去，只有这铁夹板可以利用。

他在会上提出：做一个带钩的杆子，钩住铁夹板顺杆往上爬，搭“单面云梯”登上去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有人同意试试看，有人认为太冒险，怕上到半腰掉下来。杨万生更着急，他怕杨连第楞头楞脑出了事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还是疼侄子的。他在会上想把这意见压下去：

“连第，桥墩这么高，可真危险，你没听这里老乡常说：‘八号顶，八号顶，失足摔成饼！’以前兴许是摔死过不少人哩。可不能瞎闹！”

杨连第却回答他：“哪有那么巧的！人是活的，多加小心就行了。再说，上级和同志们还会帮助我的，就是有天大困难也能克服。”

领导机关和工程部门研究了杨连第提出的办法。第二天，营长找到他说：“团里来了电话。上级对这个办法很重视，但是为了防止发生危险，还要继续研究，慎重考

慮，所以暫緩實行。”楊連第又高興又着急，回到連里一說，楊萬生一拍大腿：“你看怎樣？上級不能叫你冒險，好好等着吧！”楊連第說：“不能等，上級在研究，咱們也研究，越快越好！”

一個月過去了。

前綫的勝利消息不斷傳來，橋旁不斷地過着一群群俘虜，戰綫已經推進到了酒泉。9月里，豫西虽然是初秋，前方却已開始下雪了。堆積如山的棉衣、冬裝急等着運向前綫。兵站上的同志一天跑几遍，催問什麼時候通車。

這些天來，營長、教導員反復研究着各種辦法。楊連第在他們支持下更有了信心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察看墩面的鐵夾板，發現每一個鐵夾板上都有幾個直徑約五厘米的小圓眼。他想：如果把鉤子套進圓眼里，順杆爬起來就保險多了。他又找了鉄工班的同志們研究鉄鉤的樣式，不斷地給他們畫圖，比量，講解。鉄工班終於按照他的意見，打出了一種登高用的帶鉤杆子。

上級經過仔細考慮，確信楊連第當過電工、綁架工，有多年的登高技術和經驗，批准了他的辦法，同意進行試驗。

楊連第第一個舉起長長的帶鉤杆子，鉤住第一塊鉄夾板，身子矯健靈活地順着杆子爬了上去，然後兩腳穩穩地扣住杆子，騰出手來接過下面遞上來的脚手杆，再用鉄絲緊緊綁在鉄夾板上。另一邊，趙世全也同樣爬上去綁好豎杆。參加登高的其他十七個同志，在下面隨着他倆把橫杆



一根一根地綁上去。

楊連第一面登高，一面鼓勵着別人。“同志們！小心着點，站穩腳跟哪！”班長刁樹貴仰着頭說：“楊連第同志！多留心你自己吧，我們緊跟着哩！”

雲梯一節一節地升上去，人影越來越小。登到離地面約三十米的時候，鐵夾板稀少起來，相隔的距離由三米延長到五米，帶鉤杆子够不到了。

寒風越過山頭吹來，楊連第在高空來回搖晃。

“怎麼辦，上不去了！”趙世全說。

“別發愁，想辦法！”楊連第安慰他。

下面的同志們很擔心，勸他們下來休息。楊連第拒絕了。

他鎮靜下來，想了一會，然後叫下面的同志挑選一根最細最長的杆子，綁上鐵鉤遞給他。他盡量把杆子往高舉，可是仍然够不着鐵板。

趙世全長長地嘆了口氣。刁樹貴仰着脖頸喊：“楊連第同志，不行就休息一會吧！”

楊連第喘了口氣，用一隻手舉起長杆，這時要有一個能抓能扶的東西多好啊，可是什麼也沒有。于是他伸出另一隻手，輕輕按住那光溜溜的洋灰墩面，然後蹣跚起腳來，只用兩隻腳尖踏住那窄得不到一寸寬的鐵夾板，這樣，長杆剛剛够到上面的鐵板。他一身又一身地出着冷汗。

下面同志們的脖頸都酸了。心在撲通通地亂跳。這是什麼樣的險工啊！人懸在那樣高的半空中，唯一可以攀搭

的东西就是那光光的墩面和那鉄夹板。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，不是把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人，不是胆量極大而心又極細的人，誰能做得到啊！这时現場上安靜得沒有一絲响声，只听山头寒風在呼呼吼叫。

楊連第極力使自己鎮定，慢慢地一点点地把鈎子对准鉄板上的圓眼，輕輕地套了进去。他喊了声：“同志們上啊！”随着把身子一縱，三把兩把輕輕巧巧地爬了上去。

赵世全增加了勇气，跟着爬了上去。登高、綁云梯的工作又繼續进行起来。

在最紧张的时刻，团首长們来了。团长掏出紙烟，讓登高的同志往上递，每人都要抽一支。然后，他仔細檢查递上去的杆子和鉄絲是否牢靠、結实，并且一再囑咐同志們千万留神。政委讓現場政工組同志赶快准备好紅旗，要登高的同志往上傳：“全团都在注視着你們，支持着你們！你們是修复八号桥的先鋒！光荣屬於你們！”

但是新的困难来了。快要登到墩頂时，有一塊突出的墩帽拦住了路，笔直的长杆不能拐弯，眼看又够不到上面的鉄夹板了。

赵世全眼巴巴地望着楊連第吸起烟来。楊連第說：“老伙計，不要泄气，有办法！”

原来他看到从墩頂上搭拉下来一条炸坏的鋼軌，他正好隨身带着繩子。他把繩子从腰里解下，抓住一头用力往上扔过鋼軌，讓另一头垂下来，然后抓紧繩子，双脚蹬着墩面，象蕩秋千一样，身子向上縱一縱，騰云駕霧般地登

上了墩頂。

八十二根脚手杆全部綁完時，正是下午一點鐘。

一面勝利的紅旗插上了墩頂，呼啦啦地迎風飄舞。楊連第站在高空長長地吁了口氣，看着紅旗微笑起來，一身冷汗現在變成一身熱汗了。橋上橋下一片歡呼。同志們喊起口號，敲起鑼鼓。附近老百姓都跑來看，整個山溝沸騰了！

在人群中，出現了個胡子花白的老漢。他驚喜交加，滿面笑容，掙着胡子口口聲聲叨念：“你們是神兵！這是天梯！”一個看了十多年橋的老橋工尚玉昌贊嘆地說：“聽說橋墩上有人，我想除非是天上掉下來的。出門一看，果然半空中紅旗飄飄，人影直晃。這事除了解放軍，誰也辦不到啊！”一個鐵路管理局局長向戰士們說：“我是幾十年的老工程師了，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驚險的工作，我算佩服了你們鐵道兵！”……

當天，戰士們在橋墩上刻下了參加登高的十九位同志的名字，留下了永久的紀念。

鏟平橋墩的工作開始了。工程最艱巨的是二號橋墩，需要鏟掉二十六立方米才能和其他橋墩拉平，但是墩頂只三米寬，如果用人工一點一點地往下打，兩個月方可完成，而期限只有十天！

任務交給了一排。楊連第和同志們用鐵錘打了一天，沒有鏟下多少，效率太低。他提出用炸藥爆破，但又怕把橋墩炸壞。上級開始也不批准，因為在那狹小的墩頂上進



行爆破，的确太危险了。

楊連第找到营长一起研究，最后想出：用土药爆破，打斜碰炮眼，用洋灰袋纸当信管，一块一块往下掀。这个办法在抢修北宁路七十一号桥的时候曾采用过。上级最后审查批准了。

天正下着小雨，楊連第和班长刁树贵上二号桥墩去试验。脚踩着云梯一步一滑，两个人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墩顶。他们掌好铁钎，抡起铁锤，打好三个炮眼。刁树贵拿着雨衣给楊連第遮住雨，楊連第弯着腰把土药、信管安好。

药力多大？不知道。万一连墩帽都崩下去，人也就完了。楊連第讓刁树贵先下去，刁树贵想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又是班长，绝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墩上。”楊連第一个劲地催他快走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楊連第同志，有你就有我，不要为我操心！”

他们用一块木板搭在墩旁云梯上做掩护，先讓刁树贵蹲在板下隐蔽，楊連第点着了信管，就迅速灵活地顺着杆子爬到木板下。炸药快响了，他用力抱着刁树贵说：“班长，这块板很保险，不要紧！”刁树贵说：“咱们是革命战士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！”他们互相勉励着，几乎能听到对方的心在嘭嘭直跳。在这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候，两个人都这样想：这就是同生共死，这就叫同志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亲密的呢！

一霎间，“轟！轟！轟！”响了三声，空谷中声音特